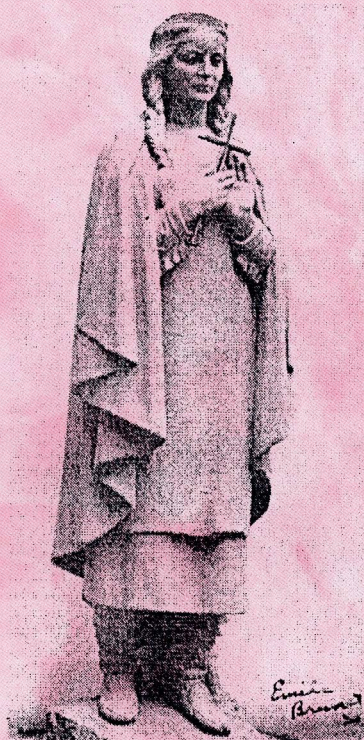


原住民族主保
聖女凱德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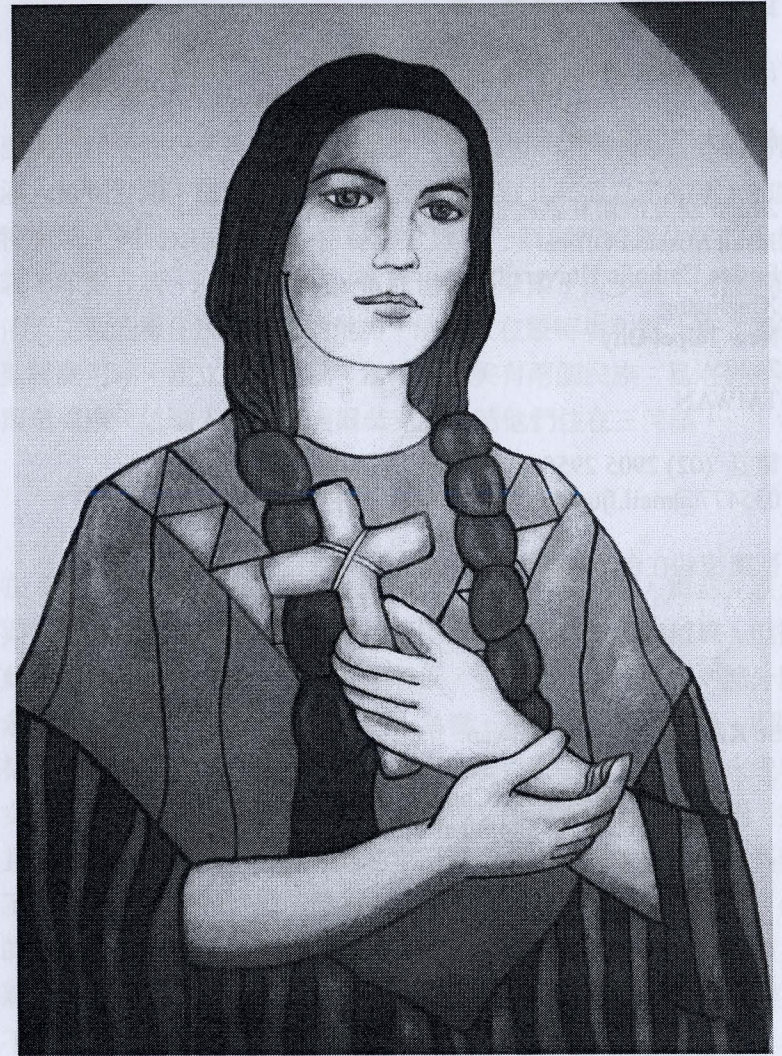


裴曉德神父作 梁崇民教授譯

再版
2012年10月

原住民族主保

聖女凱德莉



彩色玻璃：丁松青神父作

原住民族主保聖凱德莉

作者：裴曉德 神父
譯者：梁崇民
編輯：雷敦穌、薛丹妮 等

印刷：2012 年 10 月 21 日

輔仁大學耶穌會使命室 印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輔仁大學耶穌會使命室
Jesuit Mission Offi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Xinzhuang
New Taipei City
24205
TAIWAN

電話 (02) 2905 2955
035477@mail.fju.edu.tw

聖凱德莉在台灣朝聖地：

31141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 10 鄰 184 號
清泉聖十字架天主堂

St. Kateri's Shrine in Taiwan:

Holy Cross Catholic Church
184, Hamlet 10, Tao Shan Village
Wufeng District
Xinzh County
31141
TAIWAN

原住民族主保聖女凱德莉

St. Kateri Tekakwitha (1656-1680)

凱德莉的歷史背景

聖凱德莉是住在北美的原住民聖女。她出生的時代剛好是鄭成功帶漢人來到台灣；在當時的北美，法國人剛到北美建立了加拿大的蒙特婁城。同時法國人在蒙特婁附近建立一個專門給原住民的小村莊，即聖方濟·沙勿略村莊，當地也很快聚集了很多個不同種族皈依天主教的原住民。往東的地方，法國人在蒙特婁和魁北克之間的聖羅蘭河畔，建立了三河鎮。當時的北美有兩個民族：易洛魁族和爾恭克族。法國人特別保護爾恭克族，請他們住在三河鎮。

凱德莉的父母

在 1653 年易洛魁族和爾恭克族和解。在該年的冬季，爾恭克族人與易洛魁族人一起出外狩獵，儘管雙方語言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彼此相處極為融洽和諧。到了翌年春天，雙方仍是水乳交融，部分爾恭克人甚至將女兒下嫁給易洛魁人為妻。易洛魁一位大酋長，即凱德莉的爸爸，娶了一位約 15-16 歲的爾恭克女子為妻，這位未成年女子，美好的青少年歲月都是在法國神父所興建的城鎮中度過，並且是位虔誠的教友，可惜她的名字已不可考。當這位年輕的酋長到了必須返鄉回家的時候（他的家鄉在南邊約 560 公里的地方），他的新婚妻子只好流淚揮別她的族人和傾囊相授的傳教士。當她坐上新婚夫婦的獨木舟時，想到不能再看到她從小到大的家鄉的時候，不禁悲從中來一陣心酸。

小木舟溯流而上往南航行。舉目望去，河岸兩側盡是蒼勁的

松、柏、杉、白楊，脆綠的楓樹和挺立的榆樹。每天晚上，他們停泊在不同的地方，在星光下餐風露宿，席地而眠。四、五天之後，小溪盡頭出現了一個大湖 -- 尚普蘭湖。這個湖以險惡著稱，不易穿越，在過去由於波浪險惡，曾經有不少人葬身魚腹。到了湖的一角，他們停了下來，將煙草獻祭給住在湖底深處的湖神，以祈求平安。尚普倫湖盡頭是另一個湖，早期的法國傳教士稱之為聖體湖。後來英國人佔領之後，稱之為喬志湖，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到了這裡就進入易洛魁族區，雖然到達他們的家園走路約兩天，但實際上他們卻花上兩週的時間。

易洛魁族區是由同血緣的五個部落所組成。在哈德遜河西岸為安尼業部落，歐內烏部落，歐農塔克部落，戈伊歐坤部落，以及在更西一端的今日所稱的紐約州，在尼亞加拉大瀑布週遭，住有鄒農都安部落。凱德莉的爸爸屬於當時安尼業部落的前三個村莊的一個位於較東邊的村莊叫做歐塞內隆。在當地，七、八年之前，加拿大傳教士依撒格·饒格神父及兩位同伴為信仰流血殉道。

歐塞內隆為該部落最小的一支部落。它位於山丘，可俯視莫霍克，山谷風景甚為秀麗，兩邊有綿延無際的玉蜀黍田、絲瓜、碗豆田，也就是傳說中易洛魁族人的三姊妹。這位新嫁的爾恭克新娘很快就瞭解到自己必須下田耕作。易洛魁族人已經定居成性，每年要收成數千簍的蔬菜，相較於爾恭克族的四處流浪，靠打獵及捕魚維生，凱德莉的媽媽好不容易才適應。還有，易洛魁族的住宅對新嫁來的婦人而言，充滿了驚喜與新奇。他們的木屋既長且寬，外觀形狀如同一個大隧道那樣，可容納近 20 戶家庭，每四個家庭為一組，木屋每側兩戶人家一起參與長廊中間的事務，以及其他家族雜物。在每一個爐灶上有一個屋頂窗口，讓煙排出去，並有採光功能。儘管如此，木屋之中仍經常充滿著煙霧，並且光線不足，頗為昏暗。

凱德莉的誕生

當然，這位酋長夫人偶爾也會懷念故鄉，這時她會與其他嫁給易洛魁族男子為妻的爾恭克族婦女聚會，她們聚在一起可以談她們對耶穌基督的共同信仰。這位年輕的酋長夫人也與另外一位教友--德霞結下深厚的友誼。在夫婿的愛心幫助下，她逐漸成為了一位易洛魁族標準的賢妻良母。

嫁到易洛魁族兩年不到的時間，她生下了一個漂亮的女嬰，小名叫做小陽光，就是我們可愛的凱德莉。不久之後，又生下了兒子，這個新組成的小家庭充滿了喜樂。小陽光（凱德莉）的相貌出奇漂亮，有著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和一頭烏黑的頭髮，她長得很快，大家經常看她跟在母親後頭，或是跟弟弟玩家家酒，當小母親。當她滿四歲的時候，已開始幫忙家事，例如：採擷野草莓、野桑椹、野藍莓等。

自從姊弟兩人出生之後，他們的母親日復一日地為他們祈禱，有時候母親會輕聲細語地為他們唱以前在三河鎮所學的聖歌。每天晚上，在週遭無人的時候，她會偷偷地在小孩的額頭上劃下十字聖號。

凱德莉成為孤兒

1660 年，災難侵襲到這個小村落，天花四處蔓延。母親、兩個小孩，甚至父親似乎都受到感染。這位已病入膏肓的母親，除了滿眶熱淚的禱告外，能夠留給小孩相當有限的天主教信仰，有的只有稚齡幼童所能夠記下的一些模糊的記憶而已。天花繼續肆虐，最後全家除了凱德莉之外，皆染病去世。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後，凱德莉才恢復正常人的生活，她以前漂亮迷人的臉蛋，變成天花所留下滿臉凹凸不平的疤痕。她的眼睛因為受創過深，必須隨時保護，避免受

到炙熱陽光的照射。河流嶙峋水面波紋的折射和冬天雪地的反光，對她而言都是難熬的酷刑。

這個孤兒的未來命運到底會是什麼樣子呢？依照易洛魁族人的傳統，她暫時受到伯叔的收容，由伯母、嬸嬸來照顧。她的養父母已經知道她的眼睛有問題，他們希望她的視力能逐漸恢復正常。在易洛魁族的長型木屋內，她還能夠看得清楚，但一到室外，如果光線明亮，她就只能摸索前進。最後族人用易洛魁語「特卡克維達」（Tekakwitha）來稱呼凱德莉，意思是「摸索前進者」。

由於凱德莉很聰明，並且手藝高超，溫柔喜樂，她的伯母嬸嬸都說她日後會成為一名賢妻良母。他們都希望新婚夫婿會成為其家庭的一員，並且與大家分享他打到的獵物和捕到的魚。雖然凱德莉還很小，她的伯母嬸嬸已鼓勵她將自己打扮的很艷麗。根據當時的徐神父直言無諱的記載：「七或八歲的原住民女孩已非常喜愛用『瓷珠』裝扮自己。（事實上是當地原住民利用龜甲、貝殼所研磨而成的光亮珠子，並且用細繩子串起來的項鍊）...她們的母親更為瘋狂，有時會花上很長的時間來梳理女兒的頭髮。母親們也非常關心女兒的耳朵是否穿洞正常，甚至在女兒尚在強褓中，就為他們穿上耳洞。她們在女兒外出跳舞的時候，在她們的臉上抹上油彩，並且戴上各式各樣的瓷珠」。

凱德莉的伯母、嬸嬸們也希望看到她全身上下打扮的珠光寶氣。而她，如同任何一個其他的小女孩一樣，乖乖的聽從擺佈，甚至覺得興趣盎然。稍後，她對這些愛慕虛榮的做法感到後悔且頗感內疚。除此之外，她並沒有其他的問題。

聖凱德莉，原住民族主保，請為我們祈禱！



聖女凱德莉

2012 年 10 月 21 日列為聖人

網路提供的 newsaints.faithweb.com (2012 年 10 月 03 日)

易洛魁族與法國人打仗

在當時，安尼業部落壟斷了動物毛皮的交易，將貨品賣給位於今日的紐約州首府阿爾巴尼的白人。當安尼業人聽說歐農塔克部落邀請了一些法國人住在其部落當中（易洛魁五大族族群中心），他們感到非常憤怒。他們知道這個盟族並非對天主教的道理感到興趣，而是想與法國人直接做生意。於是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將耶穌會的神父們趕出去，最後終於如願以償。易洛魁族人與法國人的和平就此被破壞。易洛魁族人燒殺劫掠法國殖民區長達數年之久。

在 1666 年秋天，法國將軍率領了 600 士兵離開了魁北克。經過約四星期的跋涉，他們抵達了易洛魁族人的第一個部落，就是凱德莉的家。軍隊將村莊燒毀並且摧毀了安尼業人為過冬所儲藏的玉蜀黍和其他蔬果。凱德莉當時只有十歲，她被迫與族人進入大叢林裡避難，並且在那裡度過寒冬。當時，對他們是一大考驗，尤其是年紀大的老人家和生病的病患，以及眼睛受創的小凱德莉更是苦不堪言。最後所有易洛魁族人，包括安尼業部落，決定求和，並為了表示誠意，接納傳教士。根據易洛魁族的說法，他們有意「埋葬戰斧」，為求和平。

在這段時間內，安尼業人在叢林中忍受酷寒之餘，決定將他們的部落新家搭建在莫霍克河北岸。他們將該地稱之為凱納克。

神父來到凱德莉家

三位耶穌會神父，即徐樂內神父、伯神父和裴神父以及一同前往魁北克去協商和平的安尼業酋長在 1667 年夏季終於回到村落。他們並沒有立刻被帶到安尼業首府，而是被帶到凱納克。當地的易洛魁族人與荷蘭人交易時取得了不少烈酒。幾乎所有的大人甚至連小孩都喝的醉醺醺的。有人認為最好還是讓三位神父在凱納克駐留一段

時間。三位神父被安置在凱德莉所居住的木屋之中。

這真是天主奇妙的安排，更有甚者，小女孩被安排照顧三位神父訪客。根據徐樂內神父日記：

「她接待我們時所顯現的謙虛、柔順，使得他們這些客人異常感動。而她則被神父們的和藹可親、虔誠祈禱以及一天當中其他服事天主的工作而感動。如果三位神父在她的村落駐留更久一些，她將會依天主奇妙的恩寵而請求領洗。」

當三位神父前往首府三天之後，他們還不知道凱德莉已經打從心底與她母親當年一樣，渴望成為一名天主教徒。

凱德莉的辛苦生活

隨著時間，凱德莉逐漸長大。由於眼睛不好，她大部分的時間都不跟其他年輕女子在一起。她忙著在木屋內做家事，用兩塊石頭磨玉米，做成美洲原住民所喜愛吃的玉米餐點：熱湯，在早上提供一天之中唯一的一道餐飲。之後，她將剩下的菜餚放在一個鍋子裡面，在靠近火的地方保溫。如果有人下午或是晚上肚子餓了，可以自行取用。

還很小的時候，這名無父無母的小孤女已經展現了易洛魁女子從事各式各樣手工藝方面的技巧。她針線活兒的功夫比荷蘭女子更好。她可以把鱈魚皮飾帶處理的完美無比。她知道如何將上衣或鞋子精巧的裝飾上箭豬的箭毛或真皮毛髮。她也會做項鍊和裝豌豆的提袋。她還知道如何用鱈魚膠將布匹染成鮮紅色，並且比任何人都做的漂亮。

當太陽不烈的時候，凱德莉也到戶外工作。她幫助嬸嬸在分配到的田地上播種，她細心的耕作管理田地。九月收成季節的時候，她幫忙採集堅果、栗子、核桃以及收割玉米。她的伯母嬸嬸們

對她讚不絕口，她們已經確定這個姪女將來會成為一位好妻子。依照易洛魁人的傳統，木屋的女人，而非男人要幫自己的女兒或孫女挑選丈夫。

此外，在凱德莉安靜默想和工作的同時，天主也深深的在她靈魂深處做工。如同以前一些罕見的易洛魁女子一般，她被獨身而居的念頭所吸引。才剛成年，她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不要嫁人。為了這個原因，她的親人甚至與她起了衝突。有一段時間，她被逐出小木屋，從一個鄰居家中被推到另外一個鄰居中。這些鄰居因為怕得罪凱德莉的伯母孀孀和她的伯父酋長，一個個都不敢收留她。後來也許因為她的一位孀孀領洗成為天主教徒，才使得事情告一段落，恢復平靜。

凱德莉領洗

在 1675 年的春天，有新的神父--藍伯維神父來到凱納克。他很快就感覺到某些木屋的人對他懷有敵意，尤其是住在凱德莉木屋家中的人，由於她的伯父憎惡天主教而對他不友善。秋天來臨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不在家，不是忙著收割，就是忙這捕魚、打獵。這時候神父前往拜訪無法離家出門的病人以及老年人。在經過凱德莉家的木屋門前的時候，他先是遲疑了一下，然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推開了木頭樹皮大門，走了進去。當他眼睛習慣了室內黑暗之後，他看到一位年輕女子坐在火爐半熄半滅的爐火旁邊。這名女子就是凱德莉，由於工作時一隻腳受傷，而無法行走。神父於是跟她說起話來。已經有很久一段時間，她想與神父說話，如今一償宿願。在雙方結束對話之前她已經向神父請求領洗。

聖女凱德莉（2012 年新畫）



網路提供的 reflectwithdonronaldo.blogspot.com (2012/10/03)

聖女凱德莉（最早的一幅畫）



網路提供的 dailyheraldtribune.com (2012/5/28)

派往加拿大的神父對於請求領洗的成年人會予以一番考驗，以免造就日後更多不信的教友。凱德莉腳好了之後，一整個秋天和冬天，她都嚴格遵從神父對日後將成為天主教徒的指令。當神父很快就發現聖神對於這名年輕女子給予了不尋常的恩典之後，他對她更鉅細靡遺的講解天主教的道理。想不到凱德莉的伯父允許她成為「真正可以畫十字的人」（天主教教友），但條件是她不得離開本族村落。藍神父對於每一個慕道者都會進行一番調查，他也同樣的對於凱德莉的品行進行瞭解。在他整個訪談調查中，越來越感到不可思議。徐神父在其記載中寫到：「儘管當地的自然法則使得男性對於女性向來予以輕蔑的評語，但沒有任何一位男子不讚美這位等待領洗的女子。那些曾經迫害她最深的人，更是對她的美德讚不絕口。」

所有的天主教教友都為神父終於將為她領洗而感到高興，而她自己當聽到神父告訴她受洗重大日子的那一天更是欣喜若狂。她熟記所有的祈禱詞，以免延誤了此一歡欣鼓舞的日子。

神父選在復活節那一天，1676年4月18日的早晨，在聖伯鐸祿教堂為她隆重的領洗，她的聖名是凱德莉。神父同時還為其他兩個人領洗。藍神父後來寫到，這名十九歲的年輕女子，從來就沒有鬆懈過她早先的熱忱，即使是在路途中遭受到許多痛苦的考驗亦然。經過一兩個月平靜的生活之後，迫害開始接踵而至。身為天主教徒她禮拜天不用到田裡工作。家人指責她懶惰，並且在這一天不給她任何食物，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指責她，嘲笑她是「天主教徒」。

當她到小教堂祈禱時，有人在後頭追趕扔擲石塊打她。根據徐神父的記載，「有一天，當她待在木屋家中的時候，突然有個年輕男子跑了進去。他眼睛充滿了憤怒，手上拿著一把斧頭，當他將斧頭高高舉起，準備往下砍的時候，凱德莉只是默默的低下頭，不動聲色，毫不畏懼。這名年輕男子反而被嚇呆了，立即奪門而逃。

有些迫害甚至於來自凱德莉自己的家人，他的老伯父的一名妻子（凱德莉的伯母）誣指她與這位伯父有染。因為她曾經心不在焉的直接稱呼他的名字，而沒有依照易洛魁族人的習俗，稱他為「父親」。凱德莉對於這件事情耿耿於懷，雖然沒有人相信這個謠言誹謗，但她深感沉痛。

這些不當攻擊持續了一年半，而更讓凱德莉痛心疾首難以忍受的，是她的族人酗酒。從荷蘭人手中買來的酒，已經使得整個凱納克村為之瘋狂。

凱德莉逃走

神父眼見這些不當攻擊和凱德莉的痛苦，建議她想辦法搬到位於聖羅蘭河南岸的聖方濟·沙勿略村莊去住。一直等到1677年的秋天，她才有脫逃的機會。該年夏天，一名年輕的女教友經常想到凱德莉。她以前與凱德莉同住了一個木屋之中，就像是親姐妹一樣的一起長大。這名易洛魁族女子鼓勵她的丈夫回到安尼業村落找她的「乾姐妹」。她的丈夫是個天主教教友，在另外二名教友的陪同之下，一起上路。當他們抵達凱納克的時候，聽到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凱德莉的大伯父到外地去做生意不在家。藍神父為凱德莉寫了一封信，請她轉交給聖方濟·沙勿略村莊的負責人傅神父。他信上寫到：「我送一個瑰寶到你們那裡，好好珍惜照顧她。」到了晚上凱德莉與她的「乾姊夫」和一位同伴一起上獨木舟逃走。凱德莉的大伯父回到村子裡，知道她脫逃之後立刻去追趕，但已經太遲沒有攔截到。



聖女凱德莉愛慕聖十字架

藉著十字架，耶穌基督拯救了全世界

凱德莉去聖方濟·沙勿略村莊

當凱德莉抵達聖方濟·沙勿略村莊的時候，其喜樂可想而知。這些皈依天主教教友的熱情深深的溫暖了凱德莉的心。她「乾姐妹」和她母親的朋友--德霞的熱忱接待，使她知道自已並不是一個外人，而是的確確在自己家裡面。另外，神父也知道在他們手中有塊值得珍惜的瑰寶。凱德莉所面對的三位耶穌會神父之中，有兩位已經見過面。當 1666 年傅神父和徐神父過訪凱納克時，凱德莉曾經接待過他們。至於第三位神父，則是為她寫第一本傳記的邱哲德神父。院長神父將凱德莉的靈修生活託付給徐樂內神父輔導。在當時，成年人領洗之後，神父會讓他們等上數個月甚至數年，才讓他們第一次領聖體。而徐神父則認識凱德莉的心之後，就認為可以讓她在 1677 年的聖誕節初次領聖體。

一位美國作者對於此次領聖體的深刻意涵有以下貼切的描述：「...我們必須承認易洛魁人對於領聖體一向都有強烈的渴求。從原住民神話之中可察覺到他們對於象徵耶穌基督的為世人犧牲的聖體有熱烈的渴求。他們從來就不放棄讓自己藉由各類痛苦的感受來超越、昇華自己。而領聖體則讓他們有機會體驗到與耶穌基督一起受苦受難。此外，易洛魁族人一向為一種彼此合而為一的強烈感受所苦，這種合而為一的感受，遠大於彼此分別一個一個加起來的感覺。正如同大多數的征服者一樣，易洛魁族人奮戰不懈的目標在於追尋和平，在其長木屋之中團結一致的情況下所享受到的和平。」

上述的各種情況，凱德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明確的感受，並足夠讓她想盡一切辦法將自己準備好，與耶穌基督結合。根據邱神父的記載：「她的銘言是：誰能教我天主的旨意，使我能夠身體力行？」她不僅在第一次領受聖體之前如是說，而是一直到死依然如此。教

堂幾乎變成她的家。她凌晨四點鐘就到教堂祈禱，太陽還沒出來時她參加第一台彌撒，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又參加一台彌撒。她一天之中會到聖體櫃前數次，晚上還參加團體祈禱，當最後一名教友離開的時候，她還繼續不斷的祈禱。天主的愛深深地吸引著她。

她的祈禱是遠在內心深處而不是外顯；完全來自於她源源不絕的愛。此外，神父的記載告訴我們，她的虔誠並不只是做到教堂裡面，凱德莉每週辛勤的工作，並且在週末仔細檢討反省，如有缺失則懺悔辦和好聖事。

新的考驗

十字架一向是所有真正跟隨耶穌基督者的標幟。對於凱德莉而言亦然如此，並且由於她的十字架乃源於她對別人的慈善工作和愛情。聖誕節之後，村子裡的人愈來愈稀少，又是一年一度大狩獵的季節。聖方濟·沙勿略村莊的易洛魁人成群結隊的到鄰近森林狩獵。他們穿上雪鞋，在雪地上追趕狩獵加拿大麋鹿、大角鹿、梅花鹿以及浣熊。為了讓她的乾姐姐和乾姊夫高興，她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雖然長達數週遠離村落和小教堂，她仍然繼續已經習以為常的宗教儀式。她甚至在已結冰河旁的樹幹上刻了一個十字架，當作一個小小的祭台。她一方面與耶穌基督結合，另一方面也不辭辛勞的工作。她到森林砍樹，處理男士所獵殺動物的肉，有時候必須走路到離打獵小木屋相當遠的地方。並且她也與其他的婦女一起在木屋中製做瓷珠項鍊。他並且也在豐盛的食物情況下，悄悄的禁食。

在這數個月的狩獵期間，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事情。有一天晚上，她部落裡的一名男子，在追趕了大角鹿一整天之後，精疲力竭的摸黑回到茅屋家中。他也沒喝水也沒吃東西，一看到茅草屋就倒頭大睡。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很奇怪他為什麼沒有睡在她旁邊，而是睡在凱德莉的蓆子旁邊。這名婦人猜想她的丈夫一定

是與凱德莉做了甚麼虧心事。由於這名婦人不知道事實上凱德莉當時去森林祈禱，而深信他們偷偷的幽會。而更讓她懷疑的是，就在同一天，這名男子湊巧曾經提過他建造了一條回去聖方濟村莊要用的獨木舟，並且他需要一名勇敢的婦女幫助他將獨木舟從森林中拉出來。而他竟然很直率的要凱德莉去幫忙，因為他知道她有足夠悲天憫人的心來做這件事。這名男子的妻子，既聰明又賢慧，她一句話也沒有告訴其他人，但卻決定一回到村莊，要把這件事情告訴傳神父。

聖枝主日，凱德莉與所有的獵人都回到村莊，凱德莉在耶穌復活節的那個禮拜天第二次領聖體，並且在不久之後，被接納成為聖家協會的成員，在當時只有最忠誠、最虔誠的教友才可以被接受成為其中一員。隨後，她被傳神父找了過去。他告訴凱德莉那位獵人妻子所懷疑的事情，並且問她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凱德莉非常平靜地，直接了當的予以否認，因為她心中非常坦然，毫無可自責之事。傳神父聽後非常滿意。但那名婦女卻不相信，而向一些不知道從何處知曉這件事情的人抱怨。此時的凱德莉因深受到打擊而痛苦萬分，其程度甚至於超過她自己所做的苦功。

另外一種考驗也如影隨行的跟著她。她的「乾姊姊」很愛她，也為她擔心。她不瞭解為什麼凱德莉不找一名身強體壯的獵人結婚，使自己衣食無慮。凱德莉只去過蒙特婁一次，去參訪聖若瑟修會的修女所管理的醫院。在那裡她第一次看到有那麼多女性許下了貞潔的願，以便於更全心全意的侍奉天主。她深深的感受到此一使命感的聖召。她的乾姐姐雖然無法動搖她的心志，但卻說服了德霞告訴她凱德莉誤入歧途。於是換德霞將她的想法說給凱德莉聽，通常凱德莉也很聽德霞的話。但這一次的話題非常嚴肅，是件開不得玩笑的事情。凱德莉雖然很敏銳懂事，但這一次卻向這名已喪偶的老婦人冷冷的說：「如果妳真的那麼喜歡結婚，那妳去結好了！至於我，我只想要安靜和平。」德霞很不高興，決定把這件事情告訴

徐神父。但凱德莉搶先一步找到神父，告訴他一心想做的事情，神父看她意志堅決，也只好贊成她的想法。

凱德莉許願

凱德莉與她的好友瑪莉亞·德蘭以及另一位名叫史莉恩的休倫族女子想在聖羅蘭河上的鷺鷥島建造一個原住民女修道院。傳神父認為她們的信仰生活經驗有限而反對。

既然她無法做修女，那她是否起碼可以過在俗的奉獻生活？徐神父在其記載中有如下的描述：「...這件事情來的有些早，我想不應該進行的太匆忙。應該讓她有充分的時間仔細思考。因此我又繼續考驗了她一段時間。經過徹底的檢查她的言行舉止，以及她在各種良好道德上的優良表現，和尤其是天主所賜給這位僕人的各種恩寵，我認為凱德莉的計畫是天主所祝福的。有鑑於此，我終於決定允許她許願。」

在 1679 年 3 月 25 日聖母領報那一天早上八時，凱德莉在領聖體之後，就發願，決志終生不嫁娶，為了專心愛慕耶穌基督。她也向聖母瑪莉亞祈禱將她引介給祂的聖子。

凱德莉最後一年

凱德莉生命之中的最後十二個月充滿了痛苦與磨難。也許是由於過去天花所留下的後遺症，她越來越為頭痛所苦，在她生命之中的最後一個夏天她更是大病不起。經常發高燒，腸胃絞痛，再加上經常嘔吐。

在 1680 年的二或三月，她的一番真心誠意反而造成了大錯。她聽人提起聖磊思悔罪苦修的方式，不管自己的身體狀況好不好，也想起而效之。此外，聖本篤不也是滾在荊棘針刺上悔罪苦修嗎？

她於是在蓆子上灑滿了許多荊棘針刺，然後連續三個晚上滾睡在上面。她的好友瑪莉亞·德蘭看到她臉色慘白，問她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的，並告訴她在未獲神父允許之前，做這樣子的苦修悔罪是冒犯天主的行為。徐神父知道她驚人的行為之後，予以斥責並且叫她將荊棘丟到火中燒掉。她立刻遵行照辦，但體力再也無法恢復。

聖週禮拜二，神父認為為她做臨終領聖體和傅病人聖油的時刻已經到了，但凱德莉告訴神父並沒有急迫性。於是神父決定延到翌日再做。

當時凱德莉的大部份閨中好友皆已結束冬季的大狩獵回到村落之中。這天晚上聖家協會中有二名教友在她身邊看護她。禮拜三早上她領受病人聖事。她的一些忠誠教友原想陪在她的病榻前看她離開世間，但因為那個星期適逢聖週，而她們必須到戶外找到足夠的柴火供四旬期最後幾天使用，使得在禁食節日的最後幾天，她們可以不工作。瑪莉亞·德蘭將此一想法告訴神父，神父將話傳給凱德莉。凱德莉告訴她們去工作，她會等她們回來之後再赴天國。

下午三時，她的好友們一起聚集在木屋之中，在病榻前看到凱德莉逐漸喪失生命跡象，看她安詳而逝。她死的時候嘴角略帶微笑，她當時還不滿 24 歲，時間是 1680 年 4 月 17 日。

數分鐘之後，她原本長滿天花痕跡和為病痛所折磨的臉一下子又像是充滿了光澤一樣。她的同伴們認為這是她所取得的榮光乍現在她的臉上。她母親的好友德霞當時才回家，一看就記得她小時候的臉孔，讚美天主說：「小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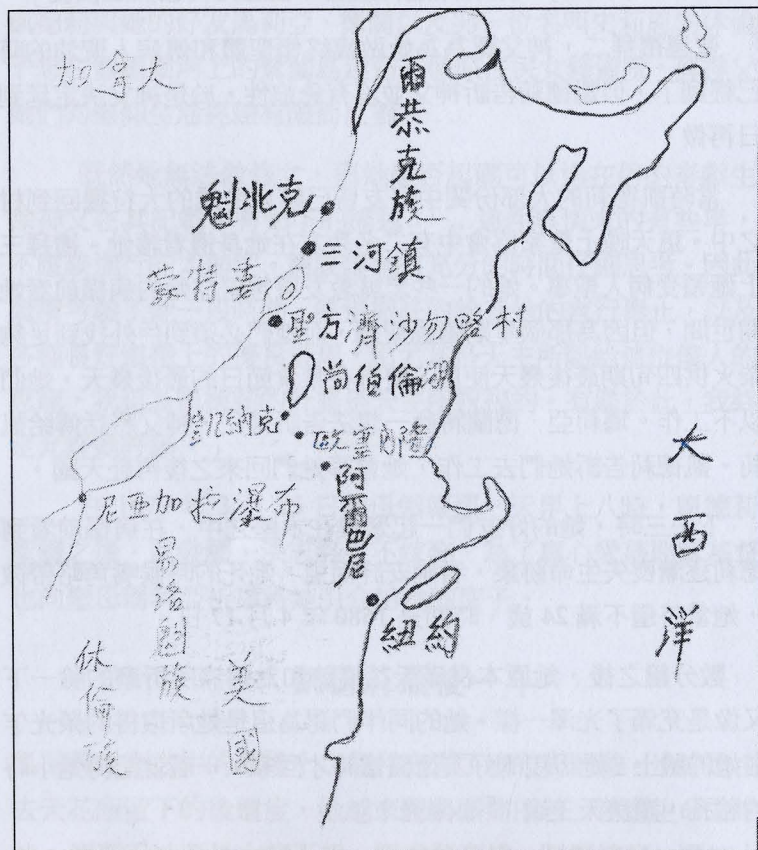
在 1980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列她為真福。

在 2012 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列她為聖人。

Onkweonweke Katsitsiio Teotsitsianekaron

開在人間最美的一朵花

(聖凱德莉墓碑銘文)



三河鎮：凱德莉媽媽的家鄉

聖方濟·沙勿略村：凱德莉入天堂地與朝聖地

凱納克：凱德莉領洗地

歐塞內隆：凱德莉出生地